

一篇報道後的感人故事

文：浦瑛

2009 年 11 月 30 日第 145 期的伊利華報上報道了一位居住在愛克隆的華人音樂家於今先生全家的故事《音樂你我他》，文章中還介紹了于今的父親于忠海老先生。此後一位中國大陸天津的郭新女士在伊利華報的網頁上找到了她父親郭烽明失去聯繫多年摯友于忠海教官的家人，再此後伊利華報在第 181 期以《一份華報傳遍天下兩岸送佳音 一篇文章重聚摯友兩家幾代人》為標題報道了這一感人的故事……，三年之後的中秋佳節，我又收到這樣一份電郵：

親愛的浦英，您好！

您還記得我嗎？幾年前我曾通過您和您的伊利華報找到了于今，他是我父親七十年前的教官于忠海的小兒子。

今年于是教官百年誕辰，又有一位我父親當年在航校同學楊國威的兒子楊光久通過我的博客找到了我，也看到了那年發表在伊利華報上的《尋找于忠海教官》。楊光久先生是一位退休高級語文教師，他為于教官百年誕辰

又是一年月正圓，遙祝蒲瑛閨家歡，堅守執着廿三年，再書青史待明天。

浦瑛女士，你好。

郵件收到，喜出望外，尤其是在中秋月圓之夜，除了感動，更是佩服。我看到了一個奇女子的耿耿丹心，創業艱難。在中國重慶銅梁土橋鎮（原舊市壩）有一處抗戰遺址——國民黨空軍士官學校第三期（空軍入伍生總隊）。

1939 年，從河南駐馬店、陝西西安、四川成都等地招收的 280 名飛行學員，在這里進行了為期 3 年的學習和訓練。到 1942 年 12 月畢業時，僅剩 83 人。蔣介石和宋美齡親自為他們頒發了畢業證書和中正劍。在這批畢業生中，有飛虎隊員樊培益（現定居美國）、劉立中、許華錕、吳子丹，有“宋美齡

親愛的郭新楊先生您們好！

很高興我收到您們倆的來信，收到楊楊光久先生的來信及來稿，當日看後十分感動，因為這份小小的報紙能給您們帶來找回回憶的喜悅，這是對一個辦報的人最大滿足。

楊先生的文章寫的很好，我們會刊登在下期的報紙，現在本報收到來自中國許多讀者的關注，我們專門開了一個版面給來自中國的



寫了一首飽含激情的詩作，也願意繼續為伊利華報寫些東西。他已將詩作按照我給他的郵箱地址發送您，不知為何不見回音，我想伊利華報一定歡迎來自大陸的稿件，再次向您推薦楊光久先生和他的稿件。

中秋將至，為您及您的全家，獻上最美好的祝福。

您的朋友 郭新

專機”駕駛員盧成柳，有建國之初參加“兩航起義”的伍慶香、杜遠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戈伯、鄒忠等 12 位同學先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在幾大航校任教，為人民空軍培養了大批優秀飛行員。目前，尚健在的徐世椿 94 歲（居江蘇泰州）、徐嗣源 95 歲（居四川達州）、胡景廉（居浙江溫州）……這群人就是一段歷史，每個人都是一部傳奇——“搶救老兵，留住歷史，時不我待”。這是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的一個大題材，大文章，大看點。

感謝你把我們的願望變成了現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們共同為父輩，為三期，為歷史貢獻我們的綿薄之力吧。謝謝。中秋節快樂！

中國 重慶 楊光久

寫作者提供她們的作品窗口。

還有就是我們在美國做一份免費的報紙是承受很大的壓力，更因為我們這里華人也很少，所以更難，但今天是我到美國 23 年，我的感受是我對美國沒有多少瞭解，對中國的認知陌生了。

被您們的這份親情感動，請保持聯繫！

感恩祝福！浦瑛

蒲英女士，您好！

我是原“國民黨空軍士官學校第三期”學員楊國威的兒子楊光久。在郭新《為父輩開博》一文中，我認識了您，知道了《伊利華報·一個充滿音樂的家庭》，知道了于忠海教官苦難而傳奇的一生，知道了今年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

作為“三期”的後代，我想在抗戰勝利六十九周年之際，為父輩，為歷史留下點什麼……於是，不揣冒昧地寫下一首《敬禮，以三期的名義：獻給于忠海教官》，傳給郭新，郭新又原文傳給了與教官的兒子于光。于光現在中國辦事，約定于九月返美後再與我聯繫。

我父親比于教官小一歲，以九十八歲高齡于 2012 年 12 月去世。生前曾留下了一些文字。這是老一輩的苦樂年華，是中國青年在抗日戰爭這個特定歷史年代中的奮鬥與犧牲，歷史不應該忘記他們！



楊國威先生

敬禮，教官：讓我們以三期的名義！七十六個春夏秋冬啊。念念不忘。八十三個飛行學員啊，矢志不渝。

在我們的生命中，跳躍着《期歌》的音符，在我們的血管里，奔騰着《期歌》的旋律。“冒着風暴，馳向藍天，任烽煙浸濕了熱淚，任黑髮披散過雙肩”。

敬禮，教官：讓我們以三期的名義！您的靈感，羽化成《期歌》的翅膀，您的才華，點燃了《期歌》的激情。“耐不住光明的引誘，

現將《敬禮，以三期的名義》傳給您，請斧正。

中國 重慶 楊光久 2014 年 9 月 4 日

另：一位 94 歲的抗戰老兵徐世椿就是詩中所說的“陸軍戰士飛上了藍天”句中的原型。他的傳奇令人扼腕，他老人家有一肚子的話想給大家說，確因年事已高，心有餘而力不足，鑒于這種情況，我準備以《心猶在，夢就在》為題，用第一人稱抒寫這位耄耋老兵的抗戰情懷，寫成後，再傳給您。



敬禮，以三期的名義——獻給于忠海教官

追隨著戰鬥的召喚。聽呀，是誰唱着慷慨的歌，看呀，是誰飛過萬重的山。”

敬禮，教官：讓我們以三期的名義！銅梁舊市壩，我們唱着《期歌》出操，“同聲合唱團”一鳴驚人。成都武侯祠，我們唱着《期歌》義演，“同聲合唱團”唱響蓉城。“飛呀，飛呀，飛呀，耐不住光明的引誘，追隨著戰鬥的召喚。讓我們飛向前，看光明已在不遠。”

唱着《期歌》，莘莘學子駕駛着戰機。唱着《期歌》，陸軍戰士飛上了藍天。唱着《期歌》，劉立中、吳子丹飛越駝峰航線。唱着《期歌》，杜遠禮、伍慶香兩航起義歸來。讓我們以三期的名義，在您百年壽辰之際，

八十三名學員，重新列隊，一如當年：

敬禮！我們生死與共的兄長。敬禮！我們才華橫溢的教官。



于忠海教官

震古爍今，三期英名傳千古，黃鍾大呂，一曲壯歌照汗青。



于忠海教官

遠去的野菊花



三年前，我曾到一個邊遠地區支教。

當地很窮，伙食也差，每天都要吃一些難以下咽的山菜，只有逢上過年過節，才能吃到從幾十里山外運來的新鮮蔬菜和肉類。那里一年四季悶熱，尤其是夏天，晚上要點蠟燭，蚊蟲特別多，漫天飛舞，常常被打得徹夜難眠。剛開始，我對那里的環境很不適應，常常為自己做出的決定懊悔不已。

我帶的班，三十五個孩子，調皮、厭學、貪玩的學生在班里佔多數，我深知，對付這樣的孩子，只能是攻心為上。接手以後，我就對他們逐一摸底，和他們談心，家訪，做成長記錄，漸漸地，我發現他們都特別的善良和單純，之所以出現厭學，是因為缺少朋友，缺少一個以一顆平等的心和他們對話交流的朋友。一學期的交往，我和孩子之間有了深厚的感情，也因為這份感情，讓我忘記了生活的單調和艱苦。

慢慢地，學生也開始信任我，願意和我交流了。有事沒事，一群調皮的小男生會跑到我的辦公室，一股腦地將藏在小襯衣里的各種野果抖落到我的辦公桌上，然後羞澀地望着我，老師，您嘗

嘗，這些都是我們從山上摘的野果子，可好吃呢！女生的表達方式則不一樣，她們會送來一些帶露的鮮花，不乏有帶刺的薔薇、嫣紅的指甲花、馨香的金銀花，其中，我認為最漂亮的是野菊花，也是學生送得最多的。

每逢秋季，當黃燦燦的野菊花開滿山頭，我的辦公桌上也成了花的海洋。有時，孩子為了能給我送一些帶露的野菊花，常常會起得很早，穿過荊棘叢生的山林，到很遠的地方去採，衣服被露水打濕了，鞋子被濕泥弄髒了，有的孩子還常常弄得滿身都是野菊花瓣。為此，我心疼地告訴她們不要採摘了，這樣比較危險，但孩子們哪里肯聽，甚至還展開了比賽，看誰採摘的野菊花更漂亮！我假裝生氣不收，但孩子們仍舊趁我不在辦公室時偷偷地送。

記得班里有個叫小婷的女孩，個頭很小，身體瘦弱，每天早上，為了給我採摘最好的野菊花，四處尋找大片的野菊花叢。我不讓孩子們採摘並拒收以後，這個聰明的小女孩竟然想出了一個“妙招”：每天早上上學，她都會在書包里放一身衣服和一雙鞋，採摘完野菊花以後，她在學校門口請別的孩子幫她把身上的野菊花瓣弄乾淨，再用梳子把頭髮整理好，換上書包里的衣服和鞋子，把換下來的衣服和鞋子藏好，然後再捧着野菊花到學校送給我，起初我看到她乾淨的衣服，以為是別的孩子採摘後讓她來送的，直到有一天有人向我“告密”，我才恍然大悟……

安徽淮北教育局 李同領

尊敬的編輯：

您好！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互聯網上看到《伊利華報》。欣然點擊閱讀，不僅被這片異樣的天地所吸引，也為這個平台對中華文化的繼承、傳揚所深深感動。冒昧投來散文兩篇，感謝選發《那支筆》鼓勵。今再發來散文一篇，敬請查閱指點。

恭祝編安！

識字以來，頗好讀書。堅信“開卷必有益”，不管是正傳、還是野史，是名家大作、抑或是口袋小說，通常不過多細擇，揀幾冊自己喜歡的便欣然翻閱。也不定非得字斟句酌、細嚼慢嚥，卻也並非一目十行、囫圇吞棗，常常很是依了情致，自然為之、暢快讀之。

有臨睡前展卷的習慣，且經年不變。繁忙時無暇閱書，夜晚伏在床上倒真輾轉反側，不能入眠。非得披起衣衫，挑起枯黃的檯燈，虔誠地展開書卷，十頁也好，一頁也罷，甚至大多時候只是半頁，但心里卻着實坦然了。

不同的人，讀書的目的大抵相異。有的為尋書中“如玉之顏”、有的只求卷中“千鍾之粟”、有的但築文海“黃金之屋”。相比而言，我就缺少了這樣明確的“目的性”，只是因為愛好，所以閱讀；因為閱讀，所以歡欣。這是一種樸實而醇厚的趣味，生活被它填充得滿滿的。

“若得半日之閑，當抵十年塵夢。”這是知堂老人品茗談茶時的真切感嘆。雖然誇張了些，但愉悅的心情可見一斑。天高雲淡時、瓦屋紙窗下，纖瓷素盅，老葉新

枝，淡香縷縷，這種安然的恬適的確令人神往。讀書較之品茶，快樂彷彿來得更貼切和容易些。無需其他物件道具，一本或薄或厚、或精或隨的書卷則已足夠。有陽光的時候，最好還是春日或者秋後，就這樣挾一冊書，輕邁小步、徜徉田野，尋一處無人的靜地，有天然的乾淨的石塊可以當座為最佳。



讀書的樂趣

文/謝子清

找到理想的位置，收起腳步，蜷下身子，鋪展書頁，然後就開始享受字里行間無法言吐的情趣。此時，天人合一、人書合一，真正應了陶潛“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名句。人之幸如此，還生何遺憾呢？

當然，這是閱讀的最高享受。年輕時很多人或許有過。但蝸居城市後，就只能在心靈深處給自己預留那麼一處安靜的地方了。即便是在書屋，也斷難捕捉不到這樣的真趣。快樂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個人夾了書安然地漫步、傾心地閱讀、徹底地融入，常常不可得。

讀書的時間不一定長，一個小時可以，幾十分鐘也行，我不喜歡把眼睛弄得生疼。而且，讀書在于恆不間斷，一口吃不成胖子。或

許一下子看得多了，還難免“消化不良”，平白掉了閱讀的興趣。

讀到精妙絕倫處、看到人情入境時，免不掉叫好、喝彩，且急于分享。我常把那樣的好詞語、好句子、好段落，甚至是人物形象、結局安排、主題意旨，與家人和朋友共享。一份快樂，就掰成了兩半。

大凡喜愛讀書之人，也是喜歡買書之人。我亦不例外。多年下來，那些從舊書市場、網絡淘寶購來的書本堆滿了整個房間。加之一些文朋詩友贈送，書架早已不堪重負了。搬家的時候，書成了最大的“負擔”。

在我眼里，它們都是寶貝，一本也捨不得丟掉。最後，還是妻替我出了主意，收拾整理一番，將那些已經讀過且收藏價值不大的書集合起來，贈送到鄉村的學校去，既能為書本找到合適的“歸屬”，亦可延長書本的閱讀“壽命”，更能為孩子們帶去精神食糧，一舉三得。

我自然同意。能夠讓讀書的樂趣蔓延開來、燎原開去，溫潤心靈、陶冶心性，算是最真最大的樂趣了。謝子清，男，80 後。曾以筆名耕夫、紫青、半緣君、知卿等在多地報刊雜誌發表文章 400 余篇，系中國自由撰稿人協會會員。

中國讀者來稿

